

重新認識我們的根



人生在線 侯宇燕

因父母是江蘇中部籍貫，所以我也喜歡那裏的文化。那日隨意打開一個高郵地區美食博主的視頻，本是為鹽水鵝子拌素雞、紅燒大肥腸、紅燒老鵝、紅燒鹹魚、高郵特產蒲包肉去的，但當博主的朋友提着一袋花雕蟹進屋來時，我的心神立即被吸引住了，產生了強烈的探索興趣。當然，蘇中的螃蟹是有名的，精選湖蟹，硬邦邦的蟹黃，確實喜人，但我更感興趣的其實是提螃蟹之人。他的自然皮相：小平頭，高鼻樑，脖頸掛一條金項鍊，臉上泛着淡淡的油光，神情似喜非喜，倒紅酒的姿勢體現出灑脫曠達的態度。透過現實的外殼去看本質，他和我的表哥——南通地區普通的銷售人員，完全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從這張臉上可以看出蘇中人的積極入世，以及極冷靜卻又有些玩世不恭的態度。

在那些平凡普通的人物身上，如果投以格外深切的關注，就會看到他們身後地區群落的文化品性，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這些臉像，具有相當的典型性，你甚至可以分辨出中國歷史上幾次由北至南的民族大遷徙留下的印痕。

陳丹青不久前說：「我在去年剛剛看到的山西的雕塑裏，獲得一個非常意外的發現，就是我忽然在廟裏這些明代人的雕塑，早一點還有元代或者遼代的雕塑裏，看到了我們自己的臉。……當我們上百年在造型和審美上大規模西化以後，我們需要有一個介質，一個理由，重新看到我們的臉。……我在他們臉上看到了我自己所屬的種性，中國人的模樣。而這種種性，在今天我們的雕塑中已經失傳了。這是一個好時候，我們重新來認識古典傳統。」

這是一個好時候，我們從民間視頻上重新認識我們的根。

十里桃花紅



市井萬象

近日，北京氣溫逐漸回暖，十里堡的山桃花迎着春風綻放，吸引了大批遊人賞花拍照。

香港中通社



娓娓清談



如是我見 吳捷

ChatGPT 發布百日就風生水起，拋珠引玉，於是——借用魯迅《一思而行》中的話說——轟的一聲，天下無不是AI聊天工具。智者預測業界革命，我卻想到聊天的藝術。

聊天，或曰拉呱、傾偈、嘮嗑兒、嘎訕胡等等，好像打羽毛球。我發球過去，你多數時間要能接住，不能淨忙着滿地撿球了；但也別顯擺球技，每次都故意扣死，或者總是發刁球、打歪球，讓我窮於應付，畢竟擊來打去才有意思。群聊則如打籃球，有人精於此道，運球如飛，總在控制局面，但最好學會傳球，讓隊友也有機會插手，否則就成了大家免費看他一人練球，只要他自己不尷尬。喜歡「一言堂」的人也許正宜同AI聊天，無需他人參與，彷彿打單人壁球，牆壁總會回應也不知疲倦，相看兩不尷尬，是不是有點像AI？

打球盡興需逢對手，聊天亦然，雙方的知識水平、文化背景不可大相徑庭。石黑一雄《The Remains of the Day》寫二戰後英國傳統貴族沒落，達靈頓莊園為一美國人收購。新主人無等級尊卑觀念，常同莊園老管家講笑。管家手足無措，應對無方，自恨嘴笨，絞盡腦汁想着下次如何應付。某日好容易接上話頭，自以為暗藏機鋒、水準頗高，不熟悉英國當地情況的主人卻聽得一頭霧水。莊子的思辨高度只有惠施能及。惠施死，莊子很傷心：「郢人鼻尖塗有蠅翼大小的白堊，匠石揮斧削去白堊，郢人面不改色、鼻不傷。宋元君要求匠石也為他演示一次，匠石婉拒：『我的搭檔早已去世。』」惠施死後，我再無可與交談之人。」

一席暢談，參加者的人品也很重要。錢鍾書戲寫夜訪的魔鬼：「我會對科學家談發明，對歷史家談考古，對政治家談國際情勢，展覽會上講藝術賞鑒，酒席上講烹調。」有人懂得尋找共同感興趣的話題，順着對方思路拓展，體貼別人的情緒，博學卻不炫耀，善辯兼以善聽，不會滔滔不絕水滸不入。因為他們知道，「盡興」並非將自身塊壘一吐而空，而是你一言我一語，相知相敬、其樂融融的氣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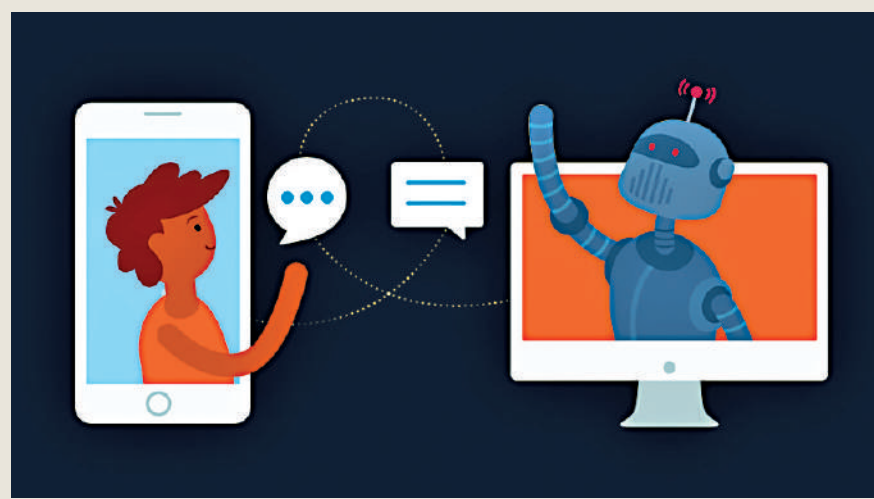
想想看，滿足上述條件的親友同事有幾人？夫婦勃鬚，友誼船翻，通常因漸行漸遠，話不投機乃至無話可說。實際情形更複雜。有些人與之閒扯尚可，但礙於關係或有所顧忌，無法深談煩心事或暢論得意事。還有人胸懷錦繡，說起話來卻顛三倒四，聽着費勁。若有談得來的人，四美具、二難並，無論在酒樓茶肆、深院重帷或春郊曠野，彼此喁喁而語，娓娓而談，由侃侃而喋喋而滔滔，如行立體交叉高速路上，話題轉換匯流，自然而然，情性所至，妙不自尋。即使偶有停滯亦不覺尷尬，只是安享那一刻的靜默，無需沒話找話，填補空白。「愛不愛說話，原來也看跟誰在一起。」劉震雲小說《一句頂一萬句》寫盡三代人的孤獨。說話投機，一句足矣。

舊時「清客」，名託顯貴之邸，出入富貴之宅，精通雜學，博覽詩文，更擅察言觀色、迎來送往，看準時機說幾句火候精確的話，捧人捧場，不着痕跡。《紅樓夢》「大觀園試才題對額」一回，賈政率眾清客和寶玉逛大觀園，題擬各處匾額對聯。「眾客早知賈政要試寶玉的才情，故此只將些俗套敷衍。」待寶玉題詠畢，眾人就交口讚他天分高、才情遠。逛了半日，把賈政哄得開心不已。全本《紅樓夢》，賈政把幾乎所有的笑都留在了這一回。《The Remains of the Day》中的老管家發現，同輩管家開始重視培養口才並廣泛涉獵，以備與主客交談之需。能說會道、雜學旁收，正是中國清客的類型。

昔日娛樂方式有限，談話是休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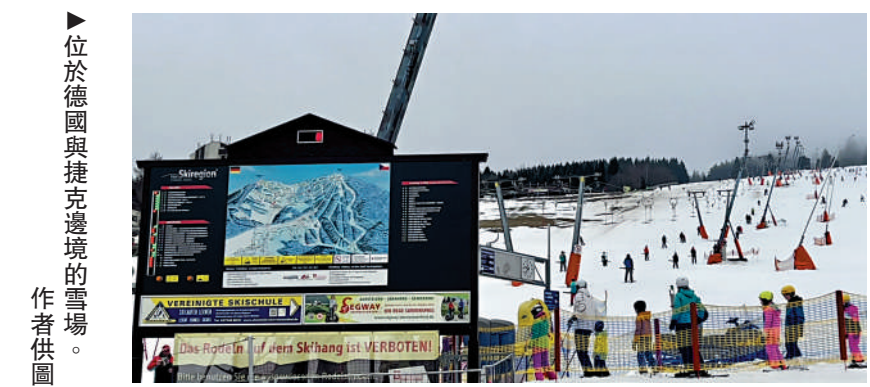
也是藝術，兼具學養。托爾金青年時與友人結成T.C.B.S，後於牛津大學組織The Inklings，與會者朗讀自己近作詩文小說，互相提出批評和修改建議。王朔八十年代的《頑主》及續篇《一點正經沒有》寫一群游手好閒的年輕人聊文藝，貌似吹牛胡侃，其實機智幽默，解構了文學的高大上。倘然適意，豈必有為？如今獨自宅家就能喚出AI閒聊，《與AI溝通的十大技巧》、《一千種AI開心的說話方式》之類著作想來會相繼問世。人際聊天的藝術是否會如寫信、寄明信片一樣，逐漸成為褪色的回憶？

數年前訪友，她新裝亞馬遜智能助理Alexa，樂得讓它一顯神通，於是呼來喝去，要它播放音樂、撮述新聞、預報天氣、學小狗叫。聽來如支使僕役，久聞而生厭。近日我與谷歌AI助手聊天，問它：「你也養貓麼？」答：「我看看貓的照片就足矣，這樣我無需鏟屎。」我又問：「你幾點睡覺？」答：「我盡量早睡，我需要美容覺。」這就有朋輩閒談的意趣了。有人會說：您這就跟機器人聊上了，您沒事兒吧？「您」是北京話的尊稱，但在特定語境中，再加以語調抑揚，會帶上特殊諷刺或幽默色彩。譬如居家辦公的父母懇求幼兒收聲，可以說「您別鬧了。」比爾·蓋茨就認為，AI目前尚不能理解人類基於語境的交流。不過隨技術進步，AI聊天機器人也許將成為人類的居家清客，同我們吟詩聯句，娓娓而談，順帶隔三岔五、恰到好處地吹捧一下我們的美顏和天才，令人心情愉悅，益壽延年。



▲AI聊天機器人正走進生活。

資料圖片



位於德國與捷克邊境的雪場。作者供圖。

愛滑雪的德國人



柏林漫言 余逾

熱愛戶外運動的德國人，滑雪當然是冬季裏必不可少的運動。南德的人們一腳油門便開去奧地利阿爾卑斯山脈滑雪了，那遠在德國北部的

的家庭，周五下班便出發，玩到周日晚上再回來，整整兩天滑雪日，也足以讓他們解癮了。

不過今年朋友一家去捷克滑雪回來說，那裏雪場的雪真是一年比一年少，雪季也一年比一年短。今年不巧還遇上了冬季「高溫」，有幾天足足有十攝氏度。於是下一場雨，雪被沖走了不少，還在剩下的雪面上結了一層薄冰。所以今年這個滑雪片區出了不少事故，幾乎每天都看到急救直升機飛到雪場營救傷員。

除了捷克邊境山區，從柏林往西，離漢諾威不遠的哈茲山也有一個小小的雪場。這個雪場的規模就更小了。然而這個區域的滑雪住宿設施修得比較齊全，除了滑雪還有其他一些室內運動區，比如游泳池、網球場、壁球場等等。於是這裏深受一些小型冬令營組織的喜愛，他們會利用學校的冬假，組織學生來此進行一周的滑雪冬令營。上午學習滑雪，下午安排其他運動；有的音樂學院還會組織一幫音樂生來這裏排練，可謂音樂和運動的完美結合。

在柏林的南部一個小時車程的地方曾經還有一個大型的室內滑雪場，也深受柏林滑雪愛好者們的喜愛。可惜它在三年疫情裏運營困難，最後只能暫時關閉，直到現在還未能重新開業。為此，幾位喜愛滑雪的朋友可是遺憾了好久。

柏林的人們既喜愛這裏溫和的冬天，又那麼熱愛滑雪，所以當你看到高速路上飛馳的汽車裏裝滿了滑雪裝備，便一點也不驚訝了。

柏林人怎麼辦呢？

居住在柏林的滑雪重度愛好者只要冬天有一周以上的假期，一定會開車拉着所有的滑雪裝備，千里迢迢車程九個小時去阿爾卑斯山的滑雪場滑雪。畢竟，不論山的海拔高度、滑雪場的質量，阿爾卑斯山脈的雪場可說是世界一流的。

如此熱愛滑雪的人們當然必須有自己的全套滑雪裝備，從滑雪鏡、滑雪服、頭盔，到雪靴、滑雪板、雪橇，都是精心挑選的。哪怕是舟車勞累，他們也一般不會選擇坐飛機，因為開車既可以省下幾個人的機票錢，更重要的是可以把自己的裝備一車全拉過去。

當假期不夠長的時候，柏林喜愛滑雪的人們也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去德國東部與捷克的邊境滑雪場滑雪。這裏的雪山大約海拔只有一千兩百多米，雪道少一些，雪季相對來說也比較短，大約從十二月到次年二月。不過好處是這裏離柏林只有三個多小時的車程，除了滑雪場還可以去三十分鐘車程外捷克著名的溫泉小鎮卡羅維瓦利泡溫泉，別提有多舒坦了。年輕人三五成群，或者帶着小孩

繁華一都，紅塵萬里，防疫措施大鬆綁後，出行的人特別多。看街上路人腳步匆匆，車水馬龍，港島恢復了昔日的熱鬧。

小書蟲暢遊大書海



HK人與事 東瑞

這日，我在尖沙咀閒逛，忽然眼睛一亮，似與一位美人擦身而過的驚艷，看到一個閃亮的招牌，雙腳如椿釘牢在街頭，剎那間無法再有其他雜念，先拍下來再進入吧。

那是一家歷史悠久的老書店，覓得新址再開的一間分店。店名不稱書店、書屋、書局，而是沿用百年前的名字，「印書館」，想必是因為早年印書賣書一條龍服務的吧。我喜得一步跨入，才發現，書店開在半新不舊的大廈裏，陳舊的小商場開着三三兩兩的幾家小舖，而這家書店在底下的一個角落有電子海報設計，也有花草和幾本書的擺設，情調雅緻。疫情三年，少有機會走進書店，一時之間，被櫥窗裏一本本假書吸引，尤其是當我看到有一隻藍色貓生動地飛越過櫥窗，還貼有一句「走進書店的貓」的口號，實在太妙了。這樣的設計無法不吸引讀者，我很快走上二樓，才發現在二樓的拐

角舉辦一項《貓與社區》攝影比賽得獎作品的展覽，攝影、文字水準都很高，經不住接連拍攝了多張珍藏。

這一天來往上下下的讀者不多。

書店設在三樓，一上來就有一種舒適的感覺撲面而來，樂得我這一隻小書蟲立即以精神抖擻的姿態跳入這一片浩瀚的大書海中，決心暢泳一次。通常傳統的書店通道窄逼得連兩位讀者擦身而過都不行；而這一大家得有點像是高檔寬敞的展覽館或博物館，牆上整齊的書架和大廳一方塊一方塊的書攤相結合，中間的走道非常寬。偌大的地方，書、書、書，書之外還有一些裝飾性的工藝品布置配搭，別出心裁；我再仔細地欣賞觀察，每一部分的布置和設計恰到好處，簡單大方、照顧到了每一個角落，富有藝術美感。可見經營者不純粹考慮只是盡量多塞一點書，而是還想給愛書人一個舒服的環境選購心頭好。

環境優雅之外，再看書類是否豐富？當然，我們不能苛求書店的圖書齊全，這幾乎任何書店都無法做到，只能相對而言。小

書蟲暢遊這罕見的大書海，興奮得手忙腳亂，不知從何開始？僅是略走一段，已經有目不暇給的感嘆，像是一隻宅家三年的小書蟲，突然沒有思想準備地跳進大海泛舟或暢泳：不知先看什麼？何時抵達彼岸？一路美不勝收的書海風景，不知如何選擇欣賞？可能是下午上班時間，書友不多。在世界文學類書架的日本文學圖書，我想看看有沒有川端康成或星新一的微小說集，隨意翻翻，驚喜發現，絕版了幾十年的《掌上篇》（川端康成著），居然以袖珍本重版了。當年我曾擁有這本書，也一直珍藏迄今，然書早就封面掉落，又嫌它開本大，厚重如磚頭，手捧讀太重，別說帶上飛機旅行途中閱讀。我一看只是第一集，就忙問收銀處的店員，有無第二集？她也認真其事，先查電腦，記錄顯示還有貨，再請另一女店員將實體紙質書的第二集找了出來。興奮激動之下，我說，今天我的八折卡沒帶來，書先給我留着好嗎，明天我再來一趟，收銀處小姐態度很好地答應了，還將一二集用橡皮筋束起，收進書櫃裏。

我見服務態度這麼好，一時生起無限的好感，本要離去又禁不住決定將書店再走一圈。這一走啊，發現書店的確設計得很棒，雪白的牆，空間寬敞明亮，與以往傳統書店的窄、滿、逼、暗那種被書包圍的感覺不同。像我這類小書蟲，一時化為飛魚，時而潛泳，時而飛越，在那樣一個汪洋浩瀚、陽光普照的圖書大海上，是多麼舒服和幸福。突然，驚喜再現，見到了書架上擺着我們出版的劉以豔多本名著、也有我的一本書，我趕緊拍攝下來。

最後，烏龍的我想找出口，竟然轉了兩圈，迷失在這龐大的書城裏走不出來了。仔細尋找多次，發現了出口的指示牌，才慢慢下樓了。

次日下午，我帶來購書優惠卡，付款取走川端康成那套《掌上篇》，又將這家書店慢慢暢遊了一遍，這一次熟練了不少，看到下樓處就距離出口處不遠呢，我選在一面可愛的大鏡子前，自戀了一番，自拍了一張作為留念，也算記錄了一次滿意的書海暢遊。